

姚华飞 / 著

没有地址的信

南海出版公司

没有地址的信

姚
华
飞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6·海口

没有地址的信

姚华飞 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陈文娟

郭 颖

封面设计 潘顺祺

南 海 出 版 公 司 出 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国营江苏新民洲印刷厂排版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6.875 印张 363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442-0188-0/I·43

定 价:18.00元

目 录

上 篇

梦里风险多惊奇·····	(1)
天涯孤独客·····	(16)
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30)
谍踪疑迹·····	(44)
人约黄昏后·····	(55)
几多烟愁·····	(64)
谍影掠过行政院·····	(71)
宋心廉猝死谜案·····	(85)
多处响起刺汪枪声·····	(96)
戴笠专机坠毁迷雾·····	(114)
刺杀蒋介石·····	(129)
空中间谍梦·····	(144)
高炉点火前的谍影·····	(172)

下 篇

捉蝴蝶的姑娘·····	(204)
情人，还是刺客·····	(211)
梦断空城·····	(227)
十七枝玫瑰·····	(241)
情报处长与两名妙龄女郎·····	(257)
谍海烟云·····	(276)

谍报战中的趣闻奇观·····	(297)
反谍战中的伪装与欺敌艺术·····	(310)
总统庄饥毁之谜·····	(315)
紫色密码·····	(327)
谍海枪声·····	(346)
左尔格和樱子姑娘·····	(356)
菲尔比历险记·····	(375)
黑衣队，森林毒蛇及其它·····	(392)
贝利亚之谜·····	(397)
谍战中巧取机密的故事·····	(418)
边境线上的枪声·····	(423)
周恩来反谍刺·····	(442)
有两个妻子的情报官·····	(452)
一枚牙膏炸弹·····	(458)
希特勒之死·····	(470)
没有枪声的谢胡之死·····	(490)
“谜”一样的邓丽君·····	(503)
海边擒谍·····	(518)
007的作者曾是间谍·····	(528)
写作漫笔——间谍题材的作品创作初探·····	(530)
还要努力作战（代后记）·····	(535)

上 篇

梦里风险多惊奇

——一个台湾特务的故事

他叫张清三，今年67岁，曾经是台湾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后来加入了“反攻大陆”海上突击队，经过奇特训练，被派遣偷渡大陆进行行动破坏、收集情报等活动，但当他们刚一踏上岸，就被我军民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捕获了。他在大陆坐牢十三年，万万没有想到，还能返回台湾和妻儿老小团聚。

“那一年4月，我们65名国民党特务，由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再送回台湾……”

今天，张清三在台北山林间，为挑起一家六口的重担，在那里看庙养猪度晚年。

“梦里风险多惊奇”，在忙里偷闲时，张清三常常回忆自己风险、多难、罪恶的间谍生涯。

“反攻大陆”

成立海上突击队

百里挑一

奇特训练为反攻

张清三保存了一张照片，这是他当年和台湾海上突击队

出勤时的照片。

风萧萧，雨茫茫，天色昏黑，他们一行30人出发了，而这30名敢死队式的海上突击队成员，全是经过特殊训练、挑选出来的。

“海上突击队”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成立的，它是从台湾“特种部队”分编出来的，担任这些特殊队员训练头目的，正是军统局的杀人魔王谷正文，他指出“军情局对此种突击大陆式的‘政治反攻’一般都不肯定其价值，唯独蒋介石对此很是支持”。

“当时训练的海上突击队员约有2000名，很多人是冲着高酬而来，其中没有职业或无身家之累的人占多数，由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加上突击队危险性高，所以谷正文表示当年统御这批人实非易事”。

1959年2月的一天，一道最高密级的蒋介石亲笔手令送达位于台北市的台湾陆军总司令部。了解手令内容的只有少数几个高级将领，那就是要仿照美国的模式组建一支“特种作战部队”。

被挑选的队员除了政治、身体条件外，年龄要在20岁到35岁之间的青壮年，而且最好要在军队或军事情报局工作过的人员中挑选。这些青壮年经过数道严格的考核和筛选之后被集中到一起，开始时有近两万人。

二个月之后的一天夜里，一支庞大的军车队将他们送到台中地区一个人烟稀少的大峪里，这里设置了数道封锁线，整个营区用电网和外界绝对隔离。

后来队员们才逐渐知道，这里是“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营地，共辖有四个总队，中将王永树任司令官，少将谷正

文为训练教育长，总部设在一座极普通的三层楼房里，他们将在接受严酷的训练，必须保证“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直到出发的那一天。

这是一支具有特殊使命的神秘部队。据张清三等被我俘获的台湾潜特交代，这支神秘特工队的任务有三条：

一是渗透到大陆后方，收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建立秘密“游击基地”；

二是配合国民党大、中规模的登陆窜犯，进行袭扰破坏等活动；

三是要参与台湾岛内镇压“暴动”和军事哗变。

这支部队的使用原则是：①按不同籍贯编组，基本上是哪里人到哪里去，以充分发挥其人地两熟的优势；②长期潜伏渗透地区，选择在我行政区偏僻结合部或便于隐蔽、生存的山区；③直接配合登陆作战之战役、战术行动，一般选择在军事要地、重要设施、交通枢纽和较偏僻地区进行袭扰破坏；④渗透方式有空中、海上和陆地三种，但以空中渗透为主，张清三后来被分到“海上突击队”；⑤除蒋介石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该部队的出发日期。

由此可以看出，这支神秘的“特种作战部队”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是当时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介石称这支特工队为“反攻大陆的先锋队”，命令对他们必须进行特殊训练。

“那真是脱胎换骨般的苦行僧式炼狱，首先要进行为期四周的体能训练。”张清三回忆时说道。

在教员的监视下，有时谷正文和美国教员还亲自到场，队员们要不停顿地完成推举哑铃、引体向上和背负重物等动

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短距离的急行军,有时还要进行超长距离的“黑水游泳”,另外还要进行各种竞赛式偷渡活动,在人造沙滩或泥沼里练习快速行进等,有不少体质较差的队员只能被淘汰下来。

四周体能训练之后便到了被称为“地狱周”的第五周。这是进一步使各个队员的体能、精神和各种耐力都受到苦炼的“鬼门关”。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教员规定每个队员只可睡6—7小时,要在5分钟内吃一顿饭,每次吃饭都得站着。每天第一个课目是背20公斤的沙袋进行5公里的快跑,随后,队员们要练习登陆和偷袭阵地,在登陆和偷袭成功后,建立各种类型的防范基地。还要进行在污水、泥沼中捕捉目标。每完成一项体能项目之后,紧接着做第二个,中间规定不能休息。这时,这些偷渡者要被带到烈日下长时间曝晒并不准饮水,直到这些队员一个个?脱倒地,这才算完成了这个项目。有些偷渡者因不能忍受这种严酷的折磨,常常从睡梦中惊叫起来,双手抱头哭喊着求教员“饶了我吧!”

在“地狱周”苦炼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偷渡者不能进入这个“炼狱之门”。剩下的队员要进行十八个周的全 面 训练。

这时,要求这些将执行特殊任务的队员要练习跆拳道和武打技巧,还要学习徒手格斗,使用各种匕首以及暗杀用的械器。

这些械器有无声手枪、火炮等,还要练习驾驶汽车、摩托车、小型汽船等等。

还必须学会各种自救和独立生存的技能,去食带血的猪肠、羊脑,以及活着的蚱蜢、昆虫,还要强行吃剥皮的老鼠。

毒蛇等。有些队员一看到这些“特殊食品”就呕吐，但在教官的监督下仍必须一口口咬着吃下去。

当然，这时的有些训练也别具情趣，如练刀、跳降落伞，或在树丛中搭帐篷等。

谷正文曾告诉张清三：“你要知道，你们的四周都是敌人，你随时可能被消灭，你必须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保障自身生存，完成走、打、吃、住、藏。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心理训练也是这些偷渡者每时每刻的事，他们要把“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反共宣传贯穿到整个炼狱苦练中。还用诸如“不能容忍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大陆残遭迫害或杀戮”，使每个队员在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等，他们要在大陆“组织民众暴乱和建立新政权”。

200多天的各种苦练之后，教官们根据队员的情况进行打分，然后对一部分队员按空中、水上、陆地等进行编组，对一些后补队员还要进行重复和强化训练。

在编的队员用美式武器全副武装，这些武器包括M半自动步枪、左轮手枪、美式刺刀、爆破筒、微型通信设备、袖珍罗盘等……

进入“炼狱之门”的特殊人物，几乎全变成了冷血动物，他们的语言只剩下“是”、“坚决服从”，“对党国绝对忠诚”等，一切等待着“出发、报仇、去暗杀”。

“嗜钱别酒” 凌晨坐船偷渡
还未上岸 个个束手就擒

张清三原是台湾教育厅的一位公务员，因为一个特殊机

会，揭发台湾政府内的“别党”，立了大功。而且那是曾经轰动台湾岛的大案子。因此，张清三曾被台湾谍报机关提报为第一届“真难英雄”，因而成为保密局台湾站运用员，接着保密局迁址台北市，他正式加入行动组，被提为少尉情报员，专门密抓我地下工作者。

1949年，这位经常腰缠一排子弹，手持左轮手枪的特工人员，抓了七年我地下工作人员，深感“中共情报员都抓光了”，再加上行动组扩大编制，他被分派到特勤组，使他陷入窘境，遂要求退出军界，直到军情局为“政治反攻大陆”，成立“特种作战部队”，他才又被召回军情局。

1962年起，2000余名“海上突击队员”纷纷受训完毕，陆续乘坐大小快艇，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企图潜到大陆，开头，张清三是以“反共救国军”第七纵队队长的身份，担任护送工作。

“海上突击队”队员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按惯例一定要由‘反共救国军’总会出面请客，称‘钱别酒’，黎明或凌晨出发。“几波突击下来，2000余名突击队员，‘成功成仁’生死未卜的为数不少，有200多人遭俘虏，分别拘禁在广州、福州、上海、青岛、天津等地”。这是张清三回忆时说的一段话。

11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喝完“钱别酒”后，张清三按照他平时训练的惯例，率领了30名偷渡者，天未亮就坐上渔船改装成的运输机帆船“协进八号”，一路向广东沿海挺进……

“乒！乒！！乒！！！”

这时夜空中突然响了一道道红色信号弹。接着海面上枪声四起，一排机关枪向空中扫射，

一艘我人民解放军驾驭的快艇直逼“协进八号”；又一艘我沿海民兵驾驭的快艇也尾随向“协进八号”袭来，在措手不及防范下，“协进八号”船尾油箱中弹，30名偷渡客只得跳海逃生，张清三一看不妙，跳海潜水向逆流游去。

“停下！”

就在张清三刚一露出水面时，便被我海岛女民兵生擒。和张清三一起偷渡的30名特务，无一漏网。

这一年，我沿海军民在这一带生擒了数百名台湾偷渡特工。

“这里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敌人从陆上、海上、空中来，都将被我军民全歼”。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针对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罪恶行径，发出了“准备粉碎国民党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务必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国民党军敢于进行军事冒险，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我人民解放军雷厉风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迅速调整兵力部署，充实东南沿海地区的战斗力，同时掀起了群众性的临战前练兵高潮。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铁流在大地上滚滚涌动，战机在蓝天中穿云腾跃，战舰在海面上劈波斩浪”，军民全力以赴，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在看了U—2型高空侦察间谍飞机拍摄的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照片后说道：“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台湾军队若是冒然进犯，无异于自掘坟墓”。

曾想越獄 思家心切盼歸期
老实改造 牢房使他見光明

在短短几个月里，台湾谍报机关派遣了四十多股共两千余名特工潜伏大陆，企图刺探我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或进行爆炸、暗杀等破坏活动，无一例成功。

据我军一位亲自参加伏击台湾派遣特务战斗的军人回忆当时的战斗情景：

“那天傍晚，我连指战员正在看电影，指挥所下达命令，要我们连官兵全副武装，紧急开往海滩埋伏。上级指挥所来了一位团副参谋长，当场宣布战斗任务：据可靠情报获悉，有一股台湾武装潜特，企图窜伏我大陆，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歼灭这股武装特务。

“全连指战员进入埋伏点后，天空飘下了细雨，没有一点声响，大家静静地在滩头潜伏着。从晚上九时半一直等到凌晨二时许，每个人的衣服都淋得湿透。这时雨停了，突然海面上传来一阵隐约可闻的马达声响，我们顿时紧张起来。马达声由轻转响，但响了一会儿又突然消失了，正感到奇怪，海边又出现了一条机帆船的轮廓。船停妥后，从上面下来一群黑影，大约有20—30人。他们快步朝滩头走来，当他们走到离我们有40多米的时候，副参谋长下达了战斗命令，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夜空。几乎是在同时间，枪声响了。预先我们已经演习过多次，所以一切都配合得相当默契，两挺重机枪先将潜特的退路封锁，三挺机枪把潜特的进路挡住，其余火力把他们左右两侧锁住。20多名潜特被密集的火力封锁在空荡荡的海滩上，进退无路，旁窜无门，被迫伏在海滩

上，虽然他们都有枪在手，却没有一个敢开枪。这时，照明灯亮了，半导体喇叭传出了威严的口令：“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潜特只好束手就擒。那条机帆船在枪响时逃了，但几分钟后就被预先有准备的我海军快艇拦截擒获。在我军民协同作战中，这30名派遣特务无一漏网，张清三是在水中被我女民兵生擒的。

“你是哪里人？”

我公安人员对张清三进行提审。

“是台湾人。”

“为什么来大陆？”

“‘跑路’。”

“什么是‘跑路’？”

“就是来大陆做生意。”

“你真是做生意的吗？”

张清三低头不语，他的答问用的全是闽南话。开始时因为一时找不到具体证据，曾一度把张清三当违法的台湾渔民来处理，没想到“协进八号”一位船工揭露出了张清三的真实身份，经过进一步审讯，张清三交待了自己企图潜伏大陆活动的罪恶行径。

在牢房里，张清三开始一心要跑出去，他想实践一下美国专家教授在炼狱训练时给自己教的越狱技术，但一连两次都未成功，最后他只有认输。

一次他对管教人员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逃跑了。因为你们的防范措施太坚固了，我无法逃出。再说，就是逃出监狱，也逃不出大陆。”

张清三放弃了越狱的念头，但他又想到用自杀来结束自

己的生命。在管教人员的反复开导下，他有些醒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着是有些觉醒了。

“共军不像教官讲的那么坏，你看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那样和蔼可亲，根本不像长官说的那样可恶”。

有一件事更使张清三很是感动。

那是1963年的阴历8月15日。这一天晚饭时，本来是要发月饼的，可等到月上树梢时张清三所在的牢房犯人还没有拿到，而就在他急切盼望的时候，管教人员送来了肉月饼。

“哦！这月饼还是热的，太香啦！”

事后，张清三才知道，月饼之所以发晚了几个小时，原来是外出采购原料的人员途中遇了车祸，伙房没有及时拿到原料才迟到了一步。而后来还是几位管教干部分别想办法买来了鲜肉，有的管教干部还把自己家中要做月饼的原料带到监狱伙房的。

当张清三事后知道这一切时，眼睛湿润了。他这时才真正体会到管教人员常谈到的“同胞”二字的涵义。

“我告诉自己要活着回台湾去，想想家中的五个孩子，还有太太腹中那一个，我绝不能让儿女们没有父亲。”张清三对管教干部这样说道。

“我想，只要你老实改造，我们会让你出狱的，也会设法使你和家人团聚的。”

张清三点点头，从此他的劳动有些卖力了，犯人一般每天平均糊600个火柴盒，他有时加班加点要糊700多个。

有时月光从窗户照进黑牢时，张清三一梦惊醒，因为他又在梦中和自己妻子杨彩云相会了。也只有在这时，他和自己结发妻子分手时的情形，会一幕幕的浮现在自己的脑海，

“我要到基隆去出差，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希望你自己保重，把孩子带好。”

这时挺着大肚子的杨彩云默默地点头，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分离竟是那样的漫长。

一个月过去了，张清三没有音讯。一年过去了，张清三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杨彩云拖儿带女到“国防部”探询又四处求神问卜，还是音讯全无。

一个雨夜，一位张清三所在单位的长官告诉她。

“张清三已经死了”。

杨彩云惊呆了。

随着她又问道：“他是怎么死的？”

“是被共军打死的！”

“不会的！他不是到基隆出差去了吗？”……

一切都是那样无情，“国防部”长官给杨彩云带来了张清三的“遗物”。

之后，台湾“国防部”遂以张清三阵亡殉职办理。按宝岛人的习俗，张清三的家人选了良辰吉日，为其扬幡吊祭，披麻戴孝。

“成功成仁”的张清三牌位，自此住进了“忠烈祠”，台北三军公墓也多了又一座新的“衣冠冢”。

特赦会上 张清三泪流满面

返台以后 养猪守庙度晚年

往事如别，不堪回首。张清三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十三个春秋。一道特赦令从北京发出，在押的原台湾派遣间谍、

特务全部特赦，送行会上，不少人哭了。张清三开始不相信，待他弄清事情原委之后，他也哭了，哭得很伤心。

1975年，中国政府作出“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台湾派遣特务”的决定，震动了世界，也出乎于海内外人士意料之外，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祖国的又一个举措，这是大陆方面向台湾国民党作出的一个姿态，当时除了特赦派遣特务之外，还“分批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战犯以及各级在押人员”。

这天早晨，囚犯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漱洗之后，又各自打扫房间和室外卫生，接着整理自己的内务，他们不知道这是自己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一切都和平时日子一样分分秒秒的度过着。

“开饭啦！今天早食是汤圆。”

炊事班长给大家分别盛汤圆。汤圆有咸甜两种，咸的是猪肉馅，甜的是白糖豆沙馅。按每个犯人自己的口味爱好提出要求。

“怎么吃汤圆了？”

张清三心里想，因为过去一般是元宵节才有这口福的。

他端着搪瓷碗，看看别的犯人，囚犯互相面面相视：这是怎么啦！？

“汤圆——团圆。可能有好事啦！”

犯人中不乏聪明人，但他们不敢多想，更不敢想将获释回家与各自的亲人团圆相聚。

吃过早饭，囚犯准备出工干活了。他们纷纷聚在院子等着管教干部吹哨站队。

出工时间早已过了，可哨音却迟迟没响，他们这才意识到“今天有些异样，可能有喜事降临”，但谁也不敢把思维